

老英雄回家

波列伏依 著 徐遲 譯

一

工廠上空，風雪逞狂。

刺人的飛雪底旋捲，憤怒地壓上建築物，裹住庭院，咆哮着，在市鎮的街道上撕扯而過，把天和地都塗抹了。卻有那沉重的機器聲，不時還能聽到，甚至比風雪的聲響大，那般紅的火光，有時也給旋捲的飛雪染上顏色，才使你猜到，這兒並不是空曠的草原，相去一石之遙，便有一家大工廠，就在此時，在風雪銳叫咆哮之中，人們正鍛鍊着，壓冶着鋼鐵呢。

慢吞吞地，彷彿在用輪胎摸索那條熟悉的道路一般，克拉芙齊亞·希利柯伐的卡車從似雲的積雪裏衝過來，車子的兩側被擦出了吭唧的聲響。只有在車頭上，燈光把黑暗暗裂開了。克拉芙齊亞駕駛得謹慎，所有的時候，手都放在車閘上，她一

面爬行向前，一面每一分鐘揪一回喇叭——然而還是出了事情，她撞倒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突然地，從卡車鼻子前面的雪堆裏顯露，而後進入眼界的，祇够克拉芙齊亞勉強看出他並不是在橫過街道，他是古怪地站立在街道中央的，他彷彿在思考着什麼。一剎那間，恨透了這個罅開嘴吧，自尋死路的傻瓜，她趕緊使上手閘。鬧吱吱地叫起來，死命抓緊了輪子。可是卡車還往前滑過去，輕輕兒一撞，於是一隻提着皮箱的手臂怪異地擺動了一下，這人就消失在車頭下面了。

克拉芙齊亞蹣出了車座。還好，她沒有聽見任何人的呻吟。只有風雪依然叫嘯，在輪子底下吹起脆薄的雪片來。這傢伙在靜靜地從擋泥板底下爬出來呢。克拉芙齊亞看到了他旁邊的皮箱——小小的一個——已經一震動給震開來了。風把一條粉紅色的土耳其毛巾的一頭吹拂起來，又大量地把一捧捧雪吹入箱子裏去。稍遠處，一隻肥皂匣兒躺在地，還有隻刮鬍子用的杯子在雪地裏發光，而特別吸引了她注意的是一隻塗鏤的，上邊有鈴子的老式鬧鐘。側轉了躺着的鬧鐘仍舊開心地滴滴答答。

『不礙事嗎？哪裏受了傷沒有？我揪了喇叭，真的我揪了！』克拉芙齊亞發窘地伸辯。

這個陌生人並不理會他，咕嚕地說：

『不干你的事，你解釋它幹麼？』

在車頭燈黃色的光芒下，濃濃密密的雪花撲粉中間，克拉芙齊亞看到了一個闊肩膀，結結實實的人，穿了一身軍官穿著的大衣，大衣雖然很舊，裁縫得卻是很不差的。在飛雪底下，她看不清他的臉，可是她那女性的敏銳的眼睛已經注意到他肩膀上的環帶，那裏原先該是肩章，還有那軍帽的皮毛上，也留着星形帽花較深沉的痕跡。他卻並不恐嚇她，他也不對她咒罵，也不要看她的卡車照會，因此在她心裏燒起來的，對這陌生人底憤恨——他幾乎破壞了她從來不出毛病的駕駛技術的名譽——現在轉化爲有點兒感激的心情了。

他幫助那人把四散的什物拾攏來，免得飛雪把它們埋葬了，還把皮箱裏的雪給倒出去。

箱。

『你沒有來過這裏吧，是不是？我看，迷路了吧？要不要給你搭一段車？』

『好！』這人同意了，卻滿不在乎的樣子，真叫人奇怪，他拾起箱子，爬進車

『你要我送你到哪兒去？』

『我也想要知道呢。就是生長在這個鎮上的，現在卻好像我全不認得它了。去找旅館，一點兒旅館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從前的那塊地皮上面，已經空空如也。後來我想上工廠的招待所吧，也許爲了以前的舊關係，他們可以招待我——可是料想不到寫字間現在搬進這裏面去了。你看，從前的寫字間都燒光了……外加又逢了這風雪！』

『是啊，納粹把我們這個鎮弄得一團糟。』克拉芙齊亞同意了，於是突然對這個無家可歸的慍鬱的陌生人起了憐憫的衝動，她接着說道：『你看，你還是到我家過夜吧！』這話說出了口，她又擔憂了：『可是我得聲明，現在我們這裏的生活啊，真是給納粹破壞得太凶了——只有一個小房間呢……』

陌生人木然說道：『沒有關係，』他的聲音告訴克拉芙齊亞，在那兒過夜，他根本不關心。

卡車又蠕動了。怕再撞倒了人，克拉芙齊亞睜着眼睛望前面白色的旋舞，睜得兩眼發痛。陌生人悶聲不響，坐在那裏，兩手深深插進了大衣的袖子，看去像打盹。一路到家，他一個字不說。當克拉芙齊亞把他帶進她的房間時，他並沒有四面看清楚這房間，就鎮靜地把箱子放在一個角落上，又在門旁邊的釘子上掛起大衣帽子，又磨擦他凍僵的手，走到火爐前面，背緊緊地挨着它。『倒好像是他回到家裏來似的。』克拉芙齊亞疑惑地想：『至少應該問一聲，東西往那兒放……像一條風乾的魚一樣的不出聲……』

『我要去把車子放好，車間就在街角上。等我回來給你沏茶。』她說，斜了眼晴，憂慮地看看白磁磚的爐子前面一動不動底黑黝黝的人像。她又傾聽了一下：一個小孩的勻靜呼吸聲正從房間的黑暗的一頭，那隻小床上傳過來，她就告訴他說：『如果那小孩醒過來了，小心別嚇了他，告訴他我馬上會回來……還有……你爲什

麼不坐下呢？」

陌生人靜靜地點頭回答。可是一刻鐘之後，她回來一看，他還是一動不動站在火爐旁邊，眼睛半閉，姿態是又像疲倦，又像在演悲劇。克拉芙齊亞想把他從憂鬱的思想裏拔出來。她搬了一張椅子到火爐邊。

『你坐吧，坐在這裏暖一暖，我把水壺放上去，我們可以喝點茶……只是……』
『謝謝你，我不需要什麼。你別忙了。』

在大木床上，一個大約七歲的小孩張開手臂睡着。他的褲子、汗衫、襪子和短上衣整齊地掛在一隻椅背上，椅子底下，端端正正地放着一雙圓口絨鞋，可是已經一補再補的了。這一切服裝，安放得這樣整潔，卻使得克拉芙齊亞的住所底寒儉的模樣格外明顯了。

二

當克拉芙齊亞把煮開的水壺拿回來的時候，陌生人在凝視牆上掛着的一幀大照

片。這裏面有四個人站在克里姆林宮的城牆前。他們有歡樂的節慶的臉色，個個都在嶄新的衣服的胸襟上，佩戴着『勞動紅旗勳章』。稍高之處，掛着這四人中的一個底一幀放大照片——他是個身材魁梧，顴骨突出的人。

『這是誰？』客人問，有點兒激動得叫人奇怪。

『我丈夫，喬治·希利柯夫！』克拉芙齊亞回答說，嘆一口氣，她悲哀地仰望那強壯而英俊的形體，又說道：『戰死了，在斯大林格勒……一九四二年秋天……』

『壓冶鋼鐵的一個奇蹟啊，他是。正式的名手！』陌生人這樣叫起來了，大大出乎她的意外。於是他指了指四個人中間靠外面的小個兒，結結實實的人。『那末李西津的下落呢？』

『在烏拉爾吧，我想。工廠搬到那兒去了。你知道，他就此沒有回來。怎麼你認識他們嗎？』

『那末阿芳寧怎樣啦？』陌生人又指了指那個黑色的，斜肩膀的傢伙，他身穿一套漂亮西服，胸前的口袋裏露出了手帕的一角來。

『他也在烏拉爾。我們的人全部都在烏拉爾。跟着工廠撤退到那兒。就都在那兒生根了。幾乎沒有誰回來。現在我們這裏的人全是新來的……那照片裏的第四個是潘苔萊·喀齊莫夫。你也認得他吧？跟我丈夫一起參了軍。他們說他現在在德國，在當一個司令員或是什麼的。他們一家在撤退後都死了，要是他回來，也該很難過的。他可是我們所有的最好的鋼鐵工人……而且他又是最好的夥伴。』

『是啊！』陌生人回答，他的聲音是這樣痛苦地震盪着，使得克拉芙齊亞本能地、更仔細地，看了看這個瘦削、皺紋深刻的軍人的臉，從他的太陽穴上面，有一道紫色的傷疤斜斜下來經過面頰——她看到了，在現實的突然的閃光之中，她認識他了，他就是這圓臉的，眼睛亮晶晶，頭髮很漂亮的鋼鐵工人，他站立在照片上，手臂圈着她的丈夫。

她叫了一聲，驚奇地舉起了手。她的客人的面頰也牽動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在微笑呢，還是在神經質地啼笑。

『對了，就是他，希利柯伐同志。這一切完全都對；一個很好的鋼鐵工人，他

從前真是的，又是最好的夥伴，他還有一個家庭呢——現在卻什麼也不剩下了。』正如最緘默的人有時會發生的情形，他們雖能一連幾年把痛苦封閉起來，可是已不需她發問了，就是對部隊裏最好的朋友也不肯告訴的話，他統統告訴了她。

潘苔萊·喀齊莫夫的工作本來是使得他免除了兵役的。可是當敵人逼近了他的家鄉，他就自動參軍，正如工廠裏其餘的許多黨員一樣。一個月後，這鋼鐵工人成了一名坦克車手，並且已經在南方作戰了。初冬裏，他才收到家信，從中他知道他的愛人和兩個孩子已跟着工廠撤退到烏拉爾的一個小地方——小得他在地圖上都找不到，他的愛人寫信來說，她在一個建築基址上工作，說她和孩子們都很好，要他不必掛念。後來她突然不再來信了，一連幾個月收不到她片紙隻字。最後——這時已經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圍城之中了——工廠裏那個由聯共中央派去的黨的組織者，寫給他的一封信居然送到了他手上。他寫信告訴喀齊莫夫，他的愛人和孩子染上傷寒，都死了。

一連幾天，喀齊莫夫不則一聲，好像說話的機能已經遺棄了他。那時候，我們

的部隊已經在推進，喀齊莫夫的隊伍無時不在激烈的戰鬪中，逐漸逐漸的，進軍的歡樂和繁重的任務磨鈍了他的痛苦。只有他的戰友們注意到喀齊莫夫上士變了一個人：從愉快活潑，他變成緘默憂鬱的人了。他立刻再不和工廠裏的朋友通信，並決定戰爭結束後，再不回家鄉。

他可不讓他的悲哀來干擾他的軍人生活。他的部隊在激戰之中通過了四個國家，後來戰爭在易北河上結束了，那時他已是坦克部隊的上尉，佩戴着六個勳章和四次受傷的條紋。

他是一個有效率的，可靠的軍官，他對自己和部屬都要求得很嚴謹，他又在工業方面富有經驗，因此，被派在戰爭的最後一天，他這個坦克營攻打下來的市鎮底軍管會，被派在那裏工作，他立刻接受。於是鋼鐵工人當了軍管會裏的財經委員。他嚴謹地工作，每當司令部開會時，時常舉出他來做範例。

可是這坦克軍官的內心，還是一個鋼鐵工人呢。在這條異國的河流上，勝利的禮砲聲已經消散，坦克的砲膛已經罩上袖布，現在喀齊莫夫愈來愈迫切地要求，批

准他回到鋼鐵廠去吧。

甚至在以前，在戰時，當他的部隊攻進一個工業城市之時，那裏的寒冷的雪，空氣中硫磺的臭味和足下鐵渣的聲響，都使他想念他的，那樣地熟悉的工廠，他的心就跳得更快，思想也飛往烏拉爾怪異的小鎮上去了，在那裏，他的老夥伴們是在鍊鋼啊。可是坦克朝前衝，工廠煙囪掉在後面了，在灼熱的戰鬪中，回到他最樂意的工作中去的念頭也就淡漠了。

可是現在，在易北河上，幾乎是沒有受到戰爭驚擾似的這外國市鎮裏，這些和平的日子又回來了，他渴慕的工作便來擾亂他，用可怕的力量來擾亂他。修剪得整齊齊的鎮上的綠樹，被掠奪了它們的自然形態與美感，屋宇的式樣一律得可怕，而他的窗戶對面的古老的鐘樓又是嚴酷的峨峙式線條——這一切，這樣迂腐，僵硬，異樣，使喀齊莫夫大生反感，他哪兒也找不到寧靜的心境了，便銳敏的渴望着回家鄉去。

在白天，各種事務的繁忙之中，有時他忘情了一小時，兩小時。一到晚上，特

別是星期天，在這異國土地上可是多末的長啊，這就沒法逃避了。當他怕懷鄉病變得異常地嚴重時，他就換上老百姓的便服，步行到市區以外的工業區去。這地方的工廠卻很老式。它們遠比不上潘苔萊·喀齊莫夫工作過的巨大的鋼鐵廠，當年那些高大的廠房，一行行地，大規模地，擴張到草原之中去。即便如此，他還幾小時地漫步在廠房之間，漫步在骯髒的，染了黑煤灰的土地上。他一面踐踏經過這到處是鐵渣的外國土地，一面回想起童年時候，他如何推動那裝滿瓦磚的手車，推到建築工程基地上，在那裏，在長滿了苦艾的小山丘中間，未來的工廠底最初的輪廓漸漸顯現了。後來，是一個職業學校裏的學徒了，他又如何恭恭敬敬地走進那敞爐的工場，工場被包裹在一陣藍色的煙霧裏面，充塞着不止息的機器聲。如何波利卡潑·狄米特·蘇柯夫，這鋼鐵工人中的老將，常常把小夥子們推到巨大的熊熊燃燒的爐子前面，教訓他們：『一隻爐子啊，同志們，必須是懇勤侍候的，就好像你看中的一個姑娘一樣！它要什麼，就得給什麼。你得哄它……』於是他又回想到那一天了，那奇妙的一天啊，潘苔萊·喀齊莫夫第一次感覺到，他和他的助手和他的全體

組員，以及鋼鐵正在其中沸騰的大熔爐，統統凝成了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無不聽從着他的指揮——這一天他創造了高速鎔鋼的第一次全國紀錄。

還是別想它了！家鄉當然早已經忘記了鋼鐵工人喀齊莫夫的聲譽，忘記了許久了！別再有這些思想，把它們驅逐了吧，扔在後面吧。懷着楚痛的心，他摔掉了這些寶貴的回憶，回家去，換上軍裝，又回到日常的事務工作中。可是對於他的本行的饑渴，竟愈來愈尖銳了。他連脾氣也壞了，到夜裏，他夢見鎔爐，鋼鐵的閃光，火焰的沉悶的吼聲。

最後他再也忍不住了。許多次口頭請求不生效，他直接寫了信給總司令，請求退伍。這國家可不是極需要有經驗的鋼鐵工人嗎？市鎮上的軍管會主任一直和喀齊莫夫在同一個團裏服役的，眼看他心情這樣殷切，也支持了他的請求。批准他退伍的消息一到，喀齊莫夫立刻整理了行裝，應領津貼的時候都來不及等候了似的，奔到車站就購了票。他彷彿看到他自己，回到他的老廠裏了，又在他熟悉的工友們，他的鋼鐵工人的夥伴們中間了。他感覺到，只要祖國的那種空氣，這就治療得了他。

的痛苦。

火車可是慢得叫人瘋狂。幾乎到每一個車站，喀齊莫夫都要下來問一問，離邊境還有多少路。最後，實在不耐煩了，他犧牲了火車費，在他到達的第一個大城市裏，他換上了飛機。

當他到達他的家鄉時，正是晚間。不料在這裏等待着他的卻是更苦痛的消息，和他一起在這個工廠長大的人，他那個職業學校裏的同學們，他的朋友們——實際上是所有和他一起工作過，一起在這工作中出過名的，統統都去了烏拉爾，都在一新的工廠中，那是他們親手在卑濕的松林地帶，曠野之中，造起來的。而在原來的廠址上，在現在修復了臟腑的建築物裏，一個新的工廠出現了，是從前那個工廠的替身。在外表上，這和喀齊莫夫曾工作過多年的工廠一模一樣，可是現在，在這裏工作着的卻是別一些人，在任何場合——無論是在工廠的黨支部裏也好，或者是在寫字間裏也好，甚至是在工廠的報社裏也好，儘管報紙還是用從前的名稱——但這退伍的軍官看不到一隻熟識的面孔了……

『你看，這樣一回事，希利柯伐同志。鳥回老巢來了，可是這已經不是老巢，裏面住着另外的鳥了。』喀齊莫夫嘆了一口氣，掏出了一枝紙煙來，要想點火，可是折斷了好幾根火柴梗之後，他又揉碎了紙煙，把紙煙包放回口袋：『其實我最好不要回來，早知是這樣的話。誰也不再記得潘苔萊·喀齊莫夫了。這個叫做喀齊莫夫的傢伙，他是什麼人啊？他跑來要什麼哪？』

他又掏出一枝紙煙，克拉芙齊亞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多末利害。

『這一點你是對的，潘苔萊·彼特洛維奇，現在在這裏的人全是新人了。我從後方回到這兒來，也同樣地感覺到的；也一歇不停的懷疑起來——我是回家了呢，還是到了陌生地方了？我是屬於這裏的呢，還是一個陌生人？廠裏還有幾個老傢伙留下來，可是真的，年輕人佔了大多數……我來給你在箱子上鋪一張床吧，你覺得行不行？』

她在舖床的時候，禁不住把目光投射到照片上，瞧那個愉快的、閃閃有神的鋼鐵工人啊，然後她又把目光投向那疲倦的，快禿頂的中年人，他憂鬱地坐着，僵倒